

九十年代中国小说佳作第六辑

95

'95中国小说精萃

舒楠 兴安 选编



农村读物出版社

I247.5
1156

九十年代中国小说佳作第六辑

'95 中国小说精萃

舒楠 兴安选编

农村读物出版社

'95 中国小说精萃

舒楠 兴安 选编

责任编辑 马春辉

出版 农村读物出版社(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2号 100026)

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 北京市朝阳区科普印刷厂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13

字数 380千

版次 1997年6月第1版 199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平装 6000册 精装 450册

书号 (平)ISBN 7-5048-2727-4/I·369

(精)ISBN 7-5048-2728-2/I·370

定价 (平)19.80元 (精)24.00元

(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装订错误,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编者的话

1995年中国城镇涌动的改革浪潮及其复杂的走向开始在这一年度的中短篇小说中得到了最初的反映,虽然这些小说在创作观念和表现形态上并没有给人留下更深的印象。但在一系列的文学“探索”和承受了巨大的失落与困惑之后,对现实的回归仍然说明了现实主义的创作观念对中国作家的强烈感召力。

中国的改革已经深化到这一步:改革不但意味着要产生受益者,而且它也必然会产生牺牲者;当人们获取物质利益的高额回报时,也要冒道德良知贬值的风险;社会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巨大变动,各种社会层次和集团相应关系和利益的重新整合,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心理和精神领域的激荡。失业下岗,官场腐败,良知的缺失,道德的冷漠,对历史人性的重新认识乃至东西方文化撞击和新的文化生存空间的思索等等,这一切对于热爱生活、关注现实的中国作家都是极富吸引力的文学内容。事实上,从新文学发展的角度看,尽管许多优秀小说作品的表现形态迥然各异,但现实始终是作家获取创作感应的根本源泉。

在李肇正的《女工》中,金妹作为被“体制化”的一名普通工人所面临的困苦与不幸,象征地表明了体制改革的艰辛,作者对她那朴实、善良心怀的细腻描写又艺术地感动着读者。何申的《信访办主任》所表现的内容是极为现实的,在李明正身上,一种努力坚持公正、保持廉洁的精神无疑是作者对现实的清醒认识与希望。谈歌的《天下荒年》的主题

是非常明确的：重塑民族的品格与精神。只不过作者对于过去时代的秩序与人们的道德境界的向往过多的是被现实的无序与无德所激发，因而缺乏对两个时代的本质内容的比较，但从另一个侧面，小说对中国农民经历过的苦难所进行的触目惊心的描绘，也是很难得的。此外，陈国凯的《当官》、何申的《年前年后》、谭文峰的《走过乡村》、方方的《埋伏》、邱华栋的《环境戏剧人》以及迟子建、余华、池莉、关仁山、徐坤、邓一光、林白、龙应台、朱文等的中短篇小说也是值得人们一读的作品。

如果说，在中短篇小说方面，这一年的创作成绩并无特别值得称道的地方，那么在长篇小说方面，我们却应该感到欣慰，因为1995年是近几年以来长篇创作最有成果的一年。长篇小说渐趋成熟，一批具有艺术追求的实力派作家潜心创作，相继发表了自己的长篇作品，王安忆的《长恨歌》、张炜的《家族》、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莫言的《丰乳肥臀》、格非的《欲望的旗帜》、李锐的《无风之树》、陆天明的《苍天在上》以及张宇、唐浩明、乔良等众多作家的作品无疑使长篇小说这种文体显示出更为成熟的个人化风格。

“九十年代中国小说佳作”系列已经连续出版了六辑，承蒙各界朋友和农村读物出版社的领导的厚爱与鼎力相助，我们始终坚持着这样的信念：在如今文学刊物林立的情况下，在一本不算大部头的书籍中，为广大文学爱好者推荐小说佳作。这个信念并不崇高，但保持下去，认真做好，也不容易。我们曾收到过许多朋友的来信与反馈，他们是本书的忠实读者，也是在这个物质主义畅行的时代，更加向往精神生活的人们，正是他们激励着我们。我们感谢这些读者。

●编者的话	李肇正(1)
●中篇小说	
女工	李肇正(1)
埋伏	方 方(41)
信访办主任	何 申(79)
自家人	刘玉堂(118)
刘家锅伙	刘绍棠(204)
环境戏剧人	邱华栋(233)
天下荒年	谈 歌(281)
红颜	唐 颖(326)
●短篇小说	
亲亲土豆	迟子建(156)

目 录

我没有自己的名字	余 华(141)
当官	陈国凯(175)
鸟粪	徐 坤(271)
杀羊	张 继(191)
是谁在深夜说话	毕飞宇(373)
●短章三题	人 家 自
马桥人物	韩少功(380)
烂杆子	(380)
乞丐富农	(385)
赵一曼女士	阿 成(390)
●推荐篇目	(399)

李肇正 1954年出生,1970年赴安徽插队,1983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后任语文教师多年。现在上海徐汇区中国中学任教。

《女工》是一出悲剧。将善良、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以净化人们的心灵,恰当地说明了这篇小说的主旨。

没有人怀疑改革所带给人们的全新的变化,但不可避免的是,任何一个变革的时代都需要牺牲者,正像一些老革命者需要为他们的事业而牺牲,并由此召唤出文学作品崇高的审美基调一样,女工金妹也要为改变她们曾经生活过并从中被付与部分甚至全部行为准则和处世特色的环境付出代价,但作为弱小而善良的百姓中的一员,其生命的毁灭则更令人感动和同情。

当然,金妹的悲剧自有其性格和行为能力上的弱点,那个时代根本没有灌输给金妹必要的竞争观念和在新的体制内安身立命的谋生技能,循规蹈矩的道德行为和善良的心怀是很难与贪婪的经济利益的追求相抗衡的。因此,她与书记、厂长之间的道义关系几乎是轻而易举地被客观的物质力量揭去了“含情脉脉的面纱”。

物质利益的追求与道义良心的保全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两难问题,读者尽可就作品的主旨见山见水,不拘定论。但作者对文字的把握却颇见功底,或平易或情切,或状儿女之态或显男儿之情,世态人情的传达维妙维肖,读者在对女工的不幸命运感念于怀的同时,亦有阅读上的愉悦。

金妹初中才毕业，就进了“精业”羊毛衫厂。金妹读书笨，心儿却灵巧，小眼睛眨眨的，一上机就能织出好几种花样。金妹做挡车工，整日价一头毛线一身油垢，巴巴结结的总是超指标。到了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主任老郝成了走资派，被关进牛棚。金妹根正苗红，造反队就叫她进了监管组。金妹也搞大批判，只是口舌笨拙，半天说不出个所以然，一迭声地“社会主义好”。老郝想不开，就吊脖子，舌头也拖了出来，却正好被金妹撞见，抱住他腿儿喊道：“大男人吊脖子，死了喂狗！”老郝被她骂得缓过气来，就自己解开绳索跌了下来。两人滚作一团。老郝说：“金妹呀，我这条命硬是让你骂回来的，有我老郝抬头的日子，就是你金妹出头的时候。”老郝果不食言，当了厂长立即把金妹从车间里调到仓库。仓库清闲轻松，一线的工人都想去，当然要有本事才能去得。

老郝当了十几年的厂长，到后来羊毛衫厂的经济效益连年滑坡。老郝说这是大环境造成的，整个国有企业都不景气，纺织厂亏损了，机床厂亏损了，钢铁厂亏损了，为什么羊毛衫厂不能亏损呢？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扬，银行又不肯贷款，不亏损才叫不合理。可是二轻局的领导却以为老郝缺乏改革意识，就来了个明升暗降，让他做党支部书记，调老彭来当厂长。厂里现在是厂长当家。比不得地方党委，支部是人权财权一点儿没有，老郝自然是不高兴。老彭也不高兴，本来是局长办公室的副主任，属于亲信心腹之类，现在却下到基层的一个小厂。机关干部下去办企业人家都是求之不得，不仅有实惠，而且做出点成绩，又往往能破格提拔。老彭不高兴是因为羊毛衫厂太穷，休想捞多少实惠，弄不好倒闭了，自己就是倒了树的猢猻。老郝和老彭都有些浮躁，把不高兴挂在脸上。老郝怨老彭大权独揽，老彭怨老郝留下这个烂摊子，两人就较上了劲。这时厂里就以人划线：厂部都是老彭的人，支部都是老郝的人。

照理说金妹是老郝的人，是老郝一手调到仓库的。据说老郝当初是想把金妹调到厂部去当秘书的，只因金妹文化低才作罢。老郝还经常公开说，金妹是个大好人，自己这条命硬是金妹捡回来的。老彭进厂的时

候,对厂部和车间都作了大幅度的调整,仓库自然也不例外。老彭把老郝的几个人调出仓库,把自己的几个人调了进去。厂里无甚规矩,经常有人想捞羊毛衫的外快。金妹却是做事板实,提货单上没有供销科长和仓库主任的联合签名就不发货,所以就有人恨着,跑到老彭那儿去扇小扇子说:“金妹只听老郝的,厂部去提货特难。”老彭一抬眼骂道:“金妹这人我最了解,是个大好人,别在我跟前嚼她的蛆。”

原来老彭也得过金妹的恩惠。“文革”的时候,金妹做工宣队员,到一所中学去领导教改。金妹那时比一般的高中生还小,抄着手儿在教室外闲逛,却会迎来不少敬佩的目光,因为金妹是工人阶级。那时学生毕业四个面向,有当工人的,也有当农民的,有留在本市的,也有分到外地的。学生的命把儿都捏在工宣队手里,金妹香着呢!老彭正是那个学校的学生,高中毕业等分配。老彭当过造反派,让学校里的不少领导和教师吃了苦头,一到分配就吃瘪,笃定到边疆当农民。老彭彻底蔫了,像假灶猫。好在是个独子,他老娘就哭到金妹那儿。金妹动了侧隐之心,就和学校的领导和老师碰了起来。金妹翻来覆去说:“小孩子家,难免做错事,你们却往死里赶,太不仁义!”到底是臭老九拗不过领导阶级,老彭被分配到本市的一家工厂。老彭去工厂报到那天,特地来找金妹告别,动情地说道:“我姓彭的也不是池中之物,终有一朝飞黄腾达,到那时再报你的一饭之恩。”金妹听得不甚了了,默然不应,许久才说:“天再大,地再广,也要凭良心做事。”所以老彭把金妹看作是自己的人。

金妹是个劳碌命,忙完厂里忙家里,一天到晚不歇手。仓库是二线,照理是清闲的,金妹却忙乎。她总是手里拿着仓库堆放货物的平面图,在砌成高墙一般的纸箱的夹缝里转圈子,顺手将戳出角儿的纸箱推平,扫扫抹抹。仓库很大,光线又暗,阴森森的。每只纸箱上都用黑色的记号笔写出硕大的阿拉伯数字,舞蹈一样,变幻出许多牛头马面的形状。白炽灯焦黄的光焰把人照得像蜡一般。仓库里难免有一种湿漉漉的味道,水泥地下有黄泉,潮气从那儿跑出来,躲进软绒绒的羊毛里,沤出了许

多非人间的霉味。金妹一勤力，全身就出了一层细汗。不知怎的，金妹最近特别容易出虚汗，一觉醒来，身上总是湿滋滋的。丈夫试试她额头，说有点热。金妹说这叫盗汗。女人上了年纪，多少会有点毛病。金妹坐下来歇息。纸箱到处是，随你坐。金妹坐在纸箱上心里就踏实，纸箱里的羊毛衫绵软而又充实，坐在上面她就像回到了白绒绒轰隆隆的车间。只要毛线头还在飞扬，机器声还在轰鸣，厂子里的几百号人就有活路。仓库里有一间值班室，七八个人整天围在里头热闹，麻将是他们最热衷的活动。男男女女闲得无聊还会做一些苟且的事。金妹亲眼看到，男女俩躲在角落里，裤子都脱了半截儿。金妹闲不住，所以什么都看得见。不过金妹从不多事，看见和没看见一样。人们对她也没个忌讳，不尴不尬地笑笑就算了。金妹怕进值班室，进去人们就会笑她：“劳动模范终于来了。”人人都喊她“劳动模范”，其实金妹从未沾过模范的边儿。仓库主任倒是区里的劳动模范。主任姓范，麻将桌上无人胜得过他。范主任也喊金妹“劳动模范”，说金妹做事既勤力又细心，仓库里只要一两个金妹就足够了。

金妹坐下来歇息是因为下腹部隐隐地痛。这痛已持续了很长时间，金妹却从未说过。哪个女人没有三痛六病？女人到了四十五岁，医学上叫更年期，金妹却觉得像用烂的抹布，扫脱毛的条帚。既然是烂抹布坏条帚，那就不必顾惜了。不过金妹觉得这痛蹊跷，像个肉团在软乎乎地膨胀，不太猛烈，却很充实，柔韧地扩展到四周，把血脉淤塞了，把肌肉压扁了，把其它的器官都挤得挪了位。那疼痛似乎在转悠，好像是卵巢，还像是子宫，唉，反正都是女人的破玩意儿。老太太们说，女人小毛小病逃不了，大病大痛少得很，女人的癌，乳房、卵巢、子宫，割了就是。金妹信这话。而且，这种病痛说得出口吗？女人家最要紧的就这点儿了。再说，市人民医院的妇产科有不少男医生，打死她也不好意思在男人跟前脱裤子。最重要的当然还是钱的问题，厂里的医疗制度改革了，百分之三十要自费，另外的百分之七十也要等一年之后看厂里的经济效益再决定报销多少。而医院的涨价比粮油还要厉害，跑进去就像砧板上的一条鱼，被刮了周身的鳞片。

金妹没有什么崇高的理想，也没有什么远大的抱负。六十年代读中

学时有,像江姐那样去面对徐鹏飞的屠刀。金妹问儿子:“你长大了做什么?”儿子不假思索地说:“做老板,赚大把的钞票。”金妹笑了,觉得儿子邪乎。金妹的钞票太少了,一月二百元左右。金妹不敢想票子能从自己的口袋里满出来,只是梦想着用钱不要十分算计,买青菜不要为一分两分和小贩争,买米也不要老买最便宜的黄糙米,也能像别人那样去买老蔡酱油、老蔡酱瓜。不过金妹没钱不叫穷不诉苦,有钱也不张狂不夸耀。就像金妹上班那样,有奖金是勤力的,细心的,没奖金也是勤力的,细心的。金妹对好些事情看不惯,地下有脏看不惯,纸箱不平整看不惯,还有许许多多,看不惯就动手,手只会越动越灵,不像机器,又要用电又要耗损。厂里都说金妹是怪人头,不言不语,忙忙碌碌。这年头,大锅饭吃不到就喝大锅粥,不会饿死人。金妹这一忙乎,倒照出许多人心底的一个懒字,所以大家都摇头,弄得金妹不合群,不入流。

三

老郝五十出头了,这是个“过了这一村就没有这一店”的年龄。因此老郝有危机感,特别注重这支书记的职务,开口闭口说:“要站好最后一班岗。”老彭四十几岁,在局里都叫小彭,到了厂里就叫老彭。别人怎么喊都无所谓,他只在意老郝,老郝一定要喊老彭。现在的工人都把厂长喊作老板,老彭笑笑说:“咱是为共产党做事,还不成共产党要做老板?”心里却挺乐意的。老郝不快活了,心里说:“你做老板我成什么了?”就在支部会议上大声疾呼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干部是公仆,领导是服务。老彭说,现在是厂长负责制,要厂长说了算;老郝就说,党管大事,要书记说了算。老彭说,要搞活经营,就要回扣,就要请酒送礼;老郝就说,要廉政建设,就要原则,就要洁身自好。老彭要整顿劳动纪律,老郝就强调工人的主人翁地位。老彭常到局里去汇报,找的是康局长,老彭就成了康局长的人。老郝也经常到局里去汇报,找的是翟副局长,于是就成了翟副局长的人。康局长说,改革开放,靠的是中青年干部的闯劲;翟副局长则说,现在是社会主义建设,少不了老同志的宝贵经验。两个局长互不相让,老彭和老郝也就没个准星。常有厂长兼任副书记的,老彭不

愿意,找了康局长,就作罢;也有书记兼任副厂长的,老郝不愿意,找了翟副局长,也作罢。厂部和支部就成了两个衙门。厂部有个会议室,支部也有个会议室;厂部的会议室装了空调,支部的会议室就也装。只是一部“桑塔纳”不好使,总是厂部用得多一点,支部用得少一些。老郝心不甘,一有事就叫司机小史,小史叹苦经说:“厂部的爷们不好侍候,支部的爷们也不好侍候。咱这两腿带这四轱辘,都他妈贼贱。”

这样的捣腾来捣腾去,老彭来了一年多,厂里的境况竟比老郝主政时还坏些。当初人们骂老郝,盼着来个青天大老爷,这时就一起骂老彭,倒念叨起老郝来了。厂里终于发不出工资了,老彭和老郝一起找到局里。康局长和翟副局长都火了,就要让“精业”羊毛衫厂倒闭。报告送到分管副市长手里,副市长一拍桌子骂道:“什么倒闭?想把这烂摊子撂到社会上去?市里十有七八的企业都亏损,一起倒闭了,还不把咱政府给撕了!”康翟二局长就请示对策,副市长说了两个字:“下岗。”

得了市里这尚方宝剑,局里就给“精业”厂下达了下岗指标,百分之二十。老彭大刀阔斧地干了起来,先摸了个底,接着就草拟了下岗名单。老郝毕竟在厂里耽了几十年,那几百号人睡梦里也能想象出形容,心中就老大不忍。老彭说:“现在厂子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每个人都要有危机感,下岗是必须的。”老郝说:“下岗这百十人,一月省个二万三万工资,还不及银行的贷款利息,经济上于厂无补,倒夺了这些人的口中食、身上衣,不利于安定团结。”争来争去,因得了局里的支持,老彭就占了上风。老郝无奈,也去摸摸底,拟定一份下岗名单。这两份名单只有一人重叠,那就是金妹。金妹是老郝的人,也是老彭的人。老彭为了表示公正,就把自己的人列一个上去;老郝也清明,就把自己的人斩一个下来。老郝圈到金妹的时候着实犹豫,最终想道:“咱把她调到仓库,也算报答过她一次了,扯平了。总不能让她一辈子躺在咱身上。”于是笔下就滑出了金妹的名字。老彭圈到金妹的时候长叹短吁,最后痛下决心道:“咱一来厂就有人要调走她,幸亏咱保她,也算是帮过她了,就由她去吧,在大问题上一定要公私分明。”这样想着心里就平实了。

面临下岗的威胁。仓库里的人就一起勤力了,细心了,扛箱子码箱子的重活儿也有人抢着干了。产品销路清淡,仓库里是进得多出得少,

所以也没多少活儿。七八个人一踊跃，金妹就被晾在一边了，只能做些琐事；实在没事干，就扫地，仓库大，总有扫不完的灰尘。如今是有本事的人退居二线，没本事的人挺上一线，仓库里不是老彭的人就是老郝的人。他们走马灯似的去老彭和老郝。回来就笑嘻嘻，没几天又照样搓麻将吹牛皮了。金妹没有去找老彭，也没有去找老郝，心里很坦荡，见人又懒了，手脚就分外勤快。人人都知她要下岗了，只把她一个瞒得铁桶儿似的。人们的眼色怪怪的，见了她就车转身。金妹也没往坏处想。回去照照镜子对裴老师说：“是不是我这脸色太难看？人家的眼色都怪怪的。”镜子里的金妹，面色白里透黄，眼圈儿像描了黑影。裴老师是她的丈夫，中学里的语文教师。裴教师抬起头看看她说：“是吗？那脸儿是像防冷涂的蜡。”说罢又去改他的作文了。作文把他改得肩高背低。

老彭和老郝都叫范主任找金妹谈话。范主任一见她那羸弱的身影儿钻进钻出的忙，就没了胆气，话说不出口。这样捱了几日，有人对金妹说：“这两天外头热闹着呢，你也甭老在这不见天日的地方瞎忙乎，找头头脑脑去说说吧。这年头，害人之心可有可无，防人之心却非有不可。”这话儿有了点影子，金妹的心里就七高八低了，去找老范。范主任躲了两趟，实在躲不脱了，就直通通说：“上头要你下岗！”金妹的脑袋立即晕乎起来，只觉得下身淅淅沥沥，上了趟厕所，果真见红了，就喃喃道：“早不来晚不来，偏生在这个时候，可见是晦气撞了头。”说这话时金妹很怨艾，很伤心。隔着层板壁有人听见了，不由簌簌地落下两行眼泪。

金妹木然了，就有人来喊她去找领导吵闹。金妹从来不吵架，想想气愤，就先去找了老彭。气壮如牛地进了厂长办公室，一见老彭却像被挖了心肺，胸膛里空落落的。老彭很客气，赶紧招呼她在沙发上坐下，还习惯地掏烟，又缩了手，去泡了杯茶。金妹斜欠着身子坐下去，愣愣地看老彭，心里有千言万语要说，只是不想说她在工宣队任上的杰作。老彭沉吟有顷，也不说话。金妹就攥足劲儿说：“厂子里，咱苦了三十年，整整的。厂子是我爹，也是我娘，一脚踹了，咱就成孤儿了。”望见金妹的眼圈红艳艳了，老彭的脸也红润润了，推心置腹地说道：“这怎说是踹呢？厂子要是垮了，人人都得吃鱿鱼卷儿，还不如趁早去拣个高枝，另谋职业。”金妹幽然道：“女人上了四十，就破了烂了，咱厂子都看不上眼，只

有跳崖的份儿，哪里有高枝可拣？”老彭像是自嘲地说道：“别灭了咱工人阶级的志气！上海在招空嫂地嫂的，不信咱这市里就不要嫂子大娘。再说，先下一部分人，能腾出点资金，还能激励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兴许厂子能起死回生。”金妹说话突然流畅了：“说省钱，下百号人的岗，一月攒那牛毛儿的钱，够个啥？说积极性，下岗只能下掉职工的积极性。不信你到仓库里去瞅瞅，懒人照样懒，勤力人却寒透了心。天天说咱是主人翁，其实咱就连自己的主也作不了。”老彭原本知道金妹心儿灵秀，听了这话，不由暗自钦佩她比老郝说得更透彻。体制上的问题，确实不是下岗所能解决的，金妹那话可是说到眼儿里去了。不是工人耽误了厂子，而是厂子害了工人呀！厂子把勤力人一起养懒了，养不起就一脚踹了；厂子也不分青红皂白地踹了勤力人，让人们一起懒下去。老彭叹口气说道：“金妹呀，我向来把你当自己人。下岗的指标是局里定的，咱也回天无术。再说，人人都知道我对你好，留了你，背后就有人会骂我老彭营私舞弊。厂子是一定能活过来的，到时候我老彭第一个敲锣打鼓把你迎回来。金妹呀，我代表厂子，向你告罪了。”果真老彭做出作揖的样子。

金妹的心眼儿被老彭说得热乎乎的，糊里糊涂地转出来，却又咻溜溜地凉了，见支部办公室的门开着，就拐了进去。老郝正在看文件，赶紧起身让座，也泡了杯茶。金妹叹了口气，知道说了也没用，就没说啥。老郝心里酸着，真感情就一漾一漾的，说道：“金妹呀，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你有恩于我，我结草衔环还来不及！但是，下岗是指标，是原则，不是下你，就是下他。我是共产党员，也只能铁面无私了。假如厂里有所好转，我第一个亲自去接你。”金妹无言以对，只觉得坐着没趣，就黑着脸跑了出来。外出的太阳很亮丽，光耀耀地兜头一照，她又十分后悔。跑这一趟，倒像是她在哀告别人赏口饭吃，其实到底啥人养活啥人呀！金妹的心里就来气了，真想一拍两散，又十分割舍不下厂子，回到仓库，就躲在角落里死活不作声。人们一起从麻将桌旁跑出来劝她，到最后就齐声说：“金妹真是个大好人。”说这话时有些怜悯。金妹的心里就更苦涩了，跑到换洗间去整理自己的东西，见四周没人，就偷偷地哭了起来。这时外面有了响声，金妹赶紧擦干眼泪跑出去，原来是另一些下岗的女工找她，说要睡到厂长室去。金妹就劝道：“厂里也难着，有心有眼的，哪能看

不见？说不公正是有点儿，但是不下我就下他，都是苦命人，也就不要咬来咬去了。再说，胳膊扭不过大腿，哪回老百姓闹事能闹赢？”大家就说：“金妹真是个大好人！”于是就走了。

金妹四点半下班，袁老师也四点半下班。金妹本想早点走，反正下岗了，但又习惯地扫扫抹抹，一转眼就是下班的工夫。金妹骑自行车，有上班族的风度，在人与车的夹缝里游刃。袁老师安步当车，有老夫子的气态，在人流里构思着古典的诗句，兴来就随口吟两声。金妹本来下班是从这个战场跑到那个战场，放下自行车就忙晚饭，喝口茶的工夫都没有。今天金妹一停车，就觉得下面又淅淅沥沥了，坐了会马桶，疲惫不堪，就恹恹地睡了。儿子回来了，有点兴奋，说：“妈，我和同学说好了，寒假出去摆摊头。”金妹生气了，想骂人，却又很乏力，便闷着头不应。袁老师回家了，见厨房里冰冷，十分诧异，又见金妹和衣而睡，赶紧去摸她的额头，却试不准冷热，用自己的太阳穴贴上去，说道：“金妹，敢情是低热。低热不好，是大毛病。”金妹别转头去说：“我下岗了。”袁老师笑道：“开什么玩笑？谁不知你是劳动模范？再说，老郝和老彭再混帐也不能不念旧情。”转而沉下脸，复问：“真的？”金妹的眼里就滚出两串泪珠。袁老师两手粉笔灰未及洗，就赶紧去拭，把金妹抹出个大花脸，心里也伤感，口中说道：“怕什么？社会主义是只床，躺到上面就别愁没饭吃。”接着便噤了声，幽幽地烧晚饭去了。袁老师的厨艺当晚有失水准，青菜炒得老黄，米饭却还夹生。袁老师一月工资三百刚出头，金妹一下岗就只有百十块，可他们的儿子还在读高中呢。往后的日子怎么过？金妹没心没绪，自然是不吃饭了。袁老师也神不守舍，扒拉了两口就推开碗。儿子嫌饭菜不好，就吃方便面，唏哩哗啦地吸着，一边不在乎地说道：“你们不行，脑子里传统的东西太多。那个死人的厂子，换上我，还轮得着它来下我的岗？早就甩了它！”袁老师和金妹就一起愣愣地看着他，喃喃说道：“这是工作。工作就是饭碗。”

四

每天早晨六点，金妹总是惊乍，囫圇地翻起身儿，却又快快地躺下。

几十年了，天天如此，六点起来忙早饭，然后咣咣地骑着自行车去上班。金妹下岗后，裴老师善解人意，说她身体不好，就主动承担了烧早饭的任务。马路上人流涌动的声音渗透到被窝里，有好几次金妹都忍不住，想要起身，到厂里去看看。儿子就在嘴角上扯出几个冷笑，裴老师则劝她说：“哀莫大于心死，人家无情无义，你又何必剃头匠的担子一头热呢？”其实，金妹一直在企盼着，老郝和老彭的脚步声能在这木楼梯上铿锵有力地响起。他们说的，厂里一有起色，就第一个请她回去。于是她躺在被窝里也有了骑在自行车上的感觉，被窝筒成了飞毯，像一只巨大的肥皂泡那样在人与车的洪流里拖曳着袅娜着，“噗”地一声炸了，才知已是人去楼空，孤寂与绝望都是那么的铭心刻骨。金妹深切地感触到了心灵上的一大片空白，这空白既是无法逾越的鸿沟，又是扑朔迷离、虚无缥缈的失落。金妹觉得失业这词儿有了实体感，和这片空白一样，在她的人生中投射下一大块销金烁银的白光。失业，就是鸟儿失了巢，孩儿失了娘亲。

几天睡下来，金妹就眼儿痒痒的，心儿木木的，一摸脸儿，就觉颊上的苍白在一块块地洩出来，染得手心手背都刷白。金妹不敢照镜子，就坐在桌前发呆。丈夫和儿子都走了，家里真静哪！冬日的阳光黄灿灿的扩大着十二平方的小屋，静穆的尘土熙熙攘攘，渲染出大海的深幽旷远。金妹恍然想起，早晨依稀听得收音机里说，市里有个劳务市场开张了。播音员的声音仿佛带有磁性，充满着诱惑。

金妹出门了，迎面而来的阳光烈烈燃烧着，眩晕中她酥酥地溶化了。劳务市场在儿童乐园。以前金妹常常带儿子到这里来玩，那时她也穷，但心里感觉甜蜜、满足。儿童乐园里有很多摊位，招聘的工作人员像测字先生那样充满玄机，一副姜太公钓鱼的模样。每个摊位的前面都张贴着布告，金妹一看去，见大都是宾馆酒楼，大都写着：“女性，18至25岁，身高165厘米以上，面容姣好。”几个眉细唇红的妙龄女郎正在殷勤探问。金妹有些酸意，且又不屑，心中道：“卖脸蛋，吃青春饭，贱！”有一个摊位招聘教师，年龄倒放宽到45岁，不过要大专以上学历。金妹自卑了，心里却歪着想，吃那碗开口碗，烦忙得眼睛发直，钱权皆无，只落个清高。金妹就从鼻孔里哼出两声。还有几个摊位围满了人，是外资